

他们在孤寂、绝望的环境中慢慢地磨练了自己，一切的一切，他们必须亲自完成。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因此而迅速自立并变得成熟，抗压；

小部分则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而无法自拔，

最终走向彻底的虚无、崩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杨 铨 / 著

OVERSEAS STUDENT

留学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杨 铨 / 著

*Overseas
Student*

留
学
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学生 / 杨鈇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229-229-06376-4

I. 留…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698 号

留学生

LIUXUESHENG

杨 鈇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秦 琥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王芳甜 周科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160 千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6376-4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李敬泽

为何要在这里摆开架势，给这个名叫杨鈇的家伙写序，原委我就不细说了。我连他的名字都不会念，我是说杨之后的那个怪字。我料定，杨鈇也不完全知我是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书要由这个名叫李敬泽的老家伙先在前边叨叨几句；对我将要说什么他也未必感兴趣。但是——还是写了这些字。

留学，在20世纪80年代叫“洋插队”，很苦。最近读《邓小平时代》，发现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照片上是西装革履，实际上革命前辈在法国过的是无产阶级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是清末民初的那批官费生，当年胡适等人，徜徉于长春藤名校，“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俨然翩翩浊世佳公子，根本原因还是囊中大洋叮当响。现在，据说中国人有钱了，网上报上，只见中国孩子在欧美校园里鲜衣怒马，睥睨不可一世。当年政府的大洋为中国换一个新文化运动，也算物有所值，而如今，能换来什么，难言矣。

但读了《留学生》，发现网上报上得来的印象也靠不住，比如杨鈇，他和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日子过得亦如“插队”，杨鈇在《后记》里说：“现在我正在黑森州打工，从事插队一般的工作，每天面对弄不完的包裹。居住的地方在山上，连网络都没有，出发去工作的地点得坐一个半小时的大巴。每天的任务就是盘算着等休息的时候抽根烟，以及下班回到食堂跟各种老外依靠犀利的走位和卡位抢饭。还记得临走前和

一帮哥们畅想如何花销这点打工工资，瞬间有一种自己穿着羊皮袄包着土黄的头巾抽着旱烟，膝下正睡着四五个身高呈阶梯状的孩子，在热炕头上和自己婆姨美妙地畅想务工收成的打算的错觉，一种莫名的苦逼感涌上咽喉。”

我没那么变态，非得看到人家出去受苦才长出一口气，心中为之踏实。我只是觉得，诸如《留学生》这样的小说，有助于校正错觉，让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变了，但有些事其实没变。

变的事情包括留学的心态。留学题材的小说，在现代文学中自成一脉，到了杨铄这里，可以明白地看出，家国之忧愤已经不是主题。当然，这也是因为时代变了，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未必再像郁达夫他们那样直接地感受文化上、政治上的压迫感，他们不再时刻背负着家国命运的巨大重量。但是，当你相信你的苦也是祖国的苦时，这份苦尽管深重，但也可能由此得以转化、升华，直接成为公共化的东西。但现在，这个苦只是你自己的，你得自己咽下去、消化掉。

《留学生》就是这样一部个人化的“西游记”。九九八十一种苦辣酸甜，杨铄写得兴致勃勃。他专注于个人经验、也专注于个人梦想，但他的追逐与离合故事，在跨国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倒有了别样的意味：这也是一种中国经验，由于其个人化而更具普遍性，或者说，这种普遍性不是依靠宏大叙事支持，而是，在此时，很多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其实就是这样看待自我和世界，就这样开始他们的探险和长征。

杨铄有才华、有个性。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当然，也许还有第二部，也许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杨铄来说，写作还远没有成为定数，这也许只是他的人生路上的一处风景，前边还有无数的风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写序者一般是鼓励作者好好写、写下去。但是，对

于杨铄,我倒觉得,写是好的,他已经证明了他的才能;但不写也是好的,因为他还有很多时间和才华和空间可以挥霍,有种种可能性在面前敞开着,而生命正如春天之盛大,“再不疯狂就老了”。

是为序。

2013年3月10日上午

(李敬泽,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序二

不要卒读青春期

金伟竹

阿加莎在《啤酒谋杀案》里，写过一句话：“年轻人那种不能自卫的情形，常常使我感动得流泪。年轻人太容易受伤害了。那么无情，那么肯定，那么慷慨，那么苛求。”

在我日常的工作中，我身边围绕着很多“80 有些后”的伙伴或者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热爱生活、精力旺盛、热情又活跃，“像一头迎着春光跳跃的小鹿”。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带给我无数的新鲜和活力。他们有时会莫名其妙的自卑，有时又充满莫名其妙的骄傲。可能青春就是这样，原始、强壮、力量，闪闪发光，因为是初生的，所以特别强大，却也特别容易受到惊吓。

用青春写作，是一个过去很久的话题。从互联网联通全球，越来越多年纪越来越小的小作者们借着网络发表自己的作品。他们中的一些人，其文字作品已经正式出版，一些人甚至会在书店里举办一个读者见面会，而更年轻的读者们，会捧着他们的作品期待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或者只是为了拿到一份签名。在这些时候，文学不是什么殿堂，也不是什么边缘，他们有表达的欲望，也渴望有一个表达的平台，仅此而已。

我身边一些年长的朋友，对这样年轻的创作不免怀着不信任、观望情绪，或者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比较局限、个人化、闭塞，更遑论文学进步性和严肃性。可我认为，年轻人的天趣、智性、才情已

经是创作的全部意义。他们在思索着文学的问题、生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虽然由于年龄和阅历所限,有些思索看起来确实幼稚或者尚没有找对入口,但至少他们探了一个头。

普鲁斯特曾对安德烈·纪德说过这样的话:“亲爱的朋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文学看得无比崇高,同时也可以一笑了之。”我想有一天,如果青春写作不再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许我们能迎来更多可能。

无论如何,我总认为我们应该更宽容。文学如是,社会更如是。

衷心希望,在这些少年试图认识世界和诠释世界的路上,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遮挡、没有范式的环境,他们能够没有犹疑地去创作。除了驳杂繁复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用想象和心灵创造出来的虚构世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是一个岁数不大的人——大概还只能算是一个小人儿。成长中的少年自有年轻的快意和生命力,在如此情景中读《留学生》,我感到一种喜悦与期待。

(金伟竹,西西弗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



当再次看到易添的时候,他已经和上次有很大不同了。

饭桌上,最后到来的他走进包房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到——苍老。相比起两年前的易添,现在的他,神情和衣着都显现出备受摧残的样子。

这个形象,我想易添在无数次照镜子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只是他自己不曾提起。衰老与岁月狼狈为奸,没人提及,却时时刻刻潜伏在那里。它沾沾自喜,就像蛰伏的毒蛇,没有人能够洞察和抓住它,而等到你松懈你麻痹,或者进入睡梦的时候,它就会悄无声息钻进你的被窝爬上你的脸庞。

易添今年二十五岁。

依稀记得年轻时候的易添,总是爱依靠哗众取宠的方式吸引大家的注意。而现在他更宁愿一个人瘫坐在自己的角落,冷眼看着周围喧闹的朋友。

有些事情未免来得太早,犹如生命在快进,从二十三岁到二十五岁,短短两年时光里,就已经把原来的面庞改变了。这不在于说他经历多少事,而是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经历。

尽管两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稍纵即逝,是最青春的岁月,可是这个时候的衰老反而显得尤为震惊。麻木和疲惫慢慢席卷他的面容,目光变得无神,表情也越发僵化,额头满是皱纹——这比同龄人来说,更老了几个台阶,相比两年前更是天差地别,唯一可以辨识的,是那模糊不清的轮廓。

噢,他不过二十五岁。

即便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饮酒和抽烟,面容也提前显露出中年人的样子,酒精和尼古丁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们目睹了易添两年前郁郁葱葱的眼神和现在荒烟蔓草般的眼光,它们可以把任何人杀死,破碎,可是很显然它们仍然对易添身体的改造有着浓厚的兴趣,易添也变得摆脱不了它们,这是一种奇怪的斯德哥尔摩群候症。

他变得神经衰弱,长期失眠,做噩梦,仿佛被套上了紧箍咒,一旦闭上眼,昔日的画面就会一帧一帧地回闪。他曾经尝试在自己记忆清晰的时候,写几段曾经的岁月,或者曾经的人,却一行也写不出来。一旦写下去,虽然文思如泉涌,可是就是无法起头。当一切历历在目,反而不知道从何下手。直到记忆开始模糊,他才委托我把这段往事写下来。

可是我不打算讲述他沉溺于酒精与香烟的故事——这也不是我写作的目的,毕竟它们只能改变外表。我想写的,是一个决定,以及由它所带来的生活。

这是未曾意料的。

那么就把时间定格在两年前,那一年,易添二十三岁。

重庆四月阴霾的天空下,温度已经开始慢慢回升,到处挺拔的都是高大的写字楼。下午两点半,某家国营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初犁,趁值班经理还在打盹偷偷地打着电话。

“喂,大哥。”

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听得出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张初犁口中的大哥虽然毕业已经一年但是仍然每天过的都是美国时间,只有在晚

上的时候才会打扮好后混迹于各种夜场和舞裙之间。

用当下流行词语中的“潮男”来形容就再贴切不过了,他很成功地让自己魁梧的身形和时下最风靡的中性美感结合在一起,通常都是五分裤加开衫配条围巾的打扮,偶尔带个帽子,LOGO 都会彰显出来。

大哥说:“嗯……什么事……啊……我还没睡醒!”

张初犁说:“二哥要出国你知道吧?”

大哥说:“昨天不是才说了吗?”

张初犁说:“他今天面试完了就回来,晚上八点到重庆,你说我们要不要给二哥接接风?”

就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北京,他们口中的二哥,易添,正独自一人坐在二十三楼的等候室里,旁边是一帮互相不认识但都要参加面试的陌生人。

此刻他正出神地望着窗外,北京灰蒙蒙的天空下,远眺出去,弯曲和笔直的公路纵横交错,如同人生之路,有些是你想走的有些是你必须走的,可是走错了就是你不得不走的。

对于他来说,选择去德国就是后者。

一个坐在圆桌左边的男生神秘地看着所有人,压着声音,说:“你们 APS^① 准备得如何?”

这个男生扶了扶眼镜,如同一个即将展开演说的革命者,对着整个圆桌的人眨眨眼睛,他似乎看到了所期望的其他人的无助的眼神,

^①APS,德语全称为 Die Akademische Prüfstelle,即由德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在北京共同合作成立的服务机构——留德人员审核部。

仿佛已经准备好了抛头颅洒热血,把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撒播出去。

年纪轻轻却少年白,但是还是掩盖不住他满满的自信,典型的小学初中补习班,高中三年书里钻,考上大学成为某个村、某个镇,再不济某条街道或者某栋楼的第一个考上某名牌大学的优良学生。

一般这样的学生都聪明到心眼里去了。

他接着灌输紧张的气氛,说:“我这次是二审了,上次运气不好,遇到了‘不过老太太’,这次运气不会这么差了。”

果不其然,其他人更紧张了,都纷纷觉得自己会遇到那个老太太一般。

他环顾场面,是他希望的气氛,接着说:“而且,我听我朋友说,现在去德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APS 难度和限制也相应地越来越苛刻了,名额也在减少,不知道这次可以过几个呢。”

少年白男生的演说完毕,在座的不少人就愈发紧张了,三三两两议论开来。

门打开了,所有人全部忐忑不安地安静下来。

“易添先生?”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德国中年男子走进来低头盯着名单大声念道。

易添即使站起来也只能看到他的一半脸。不,没有一半。

这突如其来的点名,给其他人一种压迫感。

易添站起身,习惯性对着反光的玻璃照了照:一米七八的个头,剃了个时下比较流行的斜刘海,架了副眼镜,略显斯文。

一起被叫走的还有那个少年白同学。

易添被关在三平方米不到的隔间里,这仿佛是一口很深的井,坐

落在原始未经开发的犹如毛发一般茂密的丛林里，周围满是荆棘和野草。不知名的野生动物不断沿着腐朽的边缘爬进爬出。而易添此刻，就端坐在里面，上面散落下来微弱的光芒，面前是一张英文考卷，五道关于专业的问题。

还没读明白第一道题，易添就听到隔壁男生轻呼一声“简单”，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易添听到，紧接着是主考官签字笔洗洗刷刷的声音。

每次 APS 审核通过率是基本固定的，如果别人没考好的话，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

可是这套卷子对易添来说一点都不简单，高中不懂事谈恋爱，大学谈恋爱不懂事就是他的真实生活写照。

高中的时候，易添曾经在宿舍住过。那时候就读的算是市里一所比较有名的学校，除了成绩特别拔尖的就只有有权有势的家庭子女才能入读。宿舍矗立在校中央，对面就是教学楼。宿舍楼一楼是偌大的食堂，有一间小卖部。宿舍楼和教学楼中间是一个微型花园，一到夜里就会有许多的野猫在里面厮混，叫声甚至到了深夜还是连绵不断。然后就是教学楼，老师的办公室跟教室离得很近，不过到了周末的时候，里面几乎就没什么人。有时候门没锁好，门闩轻轻一拉就可以打开，易添的初吻就是在办公室里发生的。对方是一个心智很成熟的女孩，早在初中时期就看遍了张爱玲等人的文集。而向易添表白便是给他写了封信，结尾处用清秀的笔迹描了一遍张爱玲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吗?”

她从根本上改变了易添的人生轨迹,教会他抽烟,教会他唱歌,教会他看课本以外的书籍,教会他接吻。易添第一次明白抽烟不是吸进去吐出来而是要把烟气吞进肺里,第一次明白唱歌不是用喉咙而是要用胸腔发声,第一次明白接吻原来不是简单的闭着眼睛绷着嘴而是要把舌头塞进对方的嘴里。教学楼左边有个操场,绿色的草皮上从来都不缺少散步的学生。操场边缘处则是围墙,让人感叹的是,围墙全部是玻璃做的,可以透过它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附近小区的灯火,远处的霓虹灯,酒吧的招牌,还有飞驰往来的车灯。也许,这就是和监狱的唯一区别。

寝室除了易添自己,还有四个人,都是属于努力学习的类型,这开始让变化中的易添叫苦不迭。寝室要求每周整理内务,同时熄灯后禁止使用手机和吃东西。每天晚上易添开始和不同的朋友翻出学校不高不低的围墙,然后到门外不远的地方吃烧烤,喝酒。偶尔查寝比较严格的时候,他们只能躲在厕所里面,收听深夜广播,时不时打个电话过去骚扰。一到白天,自然就无精打采,只能打瞌睡。

而此刻,眼前五道大题他会得只有两道。不自觉的,耳边又想起走前一天酒桌上三哥的话。

“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弄明白你是怀着怎样的勇气和毅力为了一个女人,要加入留学生这个极端高危且弱勢的群体。你我都知道这个群体在如今的国内是怎样的待遇。往大了说如今的海归比咱的毛还

多,各大事业单位早过了对各类鸟语人才求贤若渴的时代。亲友同学朋友也早就对留洋见怪不怪。当然我明白你决不是为装,才加入这支艰苦的队伍。”

三哥顿了顿,把手中半杯酒一股脑喝了下去,接着说:“往小了说当今的国民已经将留学生看成了富(官)二代的同义词。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痛骂并意淫着这个群体是何等恶心,拿着爹妈贪污受贿或者作奸犯科得来的几个臭钱成天瞎显摆。”

大哥也附和着说:“就是,你坐上了四轮儿的机器都统称宝马,身旁但凡有个雌性的生物都统称外国尤物。除非全裸出镜否则浑身都是一水儿的名牌。你的生活就是开着豪车压扁每条马路,坐在五至七星级的酒店喝喝红酒抽抽雪茄。”

说到这儿,易添和在座的几个兄弟都乐不可支,三哥的口才的的确确是从小跟老师斗嘴就练出来了的。

易添所读的小学,整个校园就像一个动物园:孩子们背的书包上文着各种动物,当然还有美少女、圣斗士、葫芦娃,但是最多的还是那些拟人化的动物。

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

易添走上讲台,介绍自己,说:“我叫易添,爸爸姓易,因为我有个哥哥,家里又添了一个,所以叫易添。”

下面开始嘈杂起来,说:“那怎么不叫二天?”

如果他哥哥还活着,现在孩子也不小了。

张初犁走上讲台,说:“我叫张初犁,因为我是我爸爸妈妈第一次耕耘的结果,所以叫这个名字。”

顿时全班都惊讶了,对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耕耘”这个词语就像 GRE 英文对于大学英语四级,全场惊讶之余,只有班主任在暗暗讪笑。

回忆到这儿先小结一下,三哥清了清嗓子,示意大家安静一下,说:“可是,我想我和你所有为数不多的朋友及兄弟姐妹们都知道:很多如你一样的留学生的生活大概是平凡且苦逼的。各类外国叫兽恐怕不会轻易让你学到你想要的东西,尽管你全神贯注,手脑并用。有的是成群结队的老毛子成天想着如何歼灭中国留学党,可不是每个华人都能像 Bruce Lee 一样揍得他们满地找牙。为此也许你要耐着性子忍气吞声,也许好几天吃不到一顿像样的食物,甚至根本不能确定自己吃的是不是食物。这一切值得么?”

易添叹了口气,自嘲道:“值得吗?”